

中华藏典（二）名家藏书

二十八

觉世名言

觉世名言

【清】李渔 著

主 编 李 梦 苏

**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**

**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.5 印张 1487.2 万字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00 册**

**ISBN 7 - 204 - 05334 - 7
定价:2156.00 元**

目 录
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申集	(3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酉集	(33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戌集	(48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亥集	(60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外编卷之一	(82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外编卷之二	(103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外编卷之三	(114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外编卷之四	(127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外编卷之五	(140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外编卷之六	(160)
觉世名言十二楼	(174)
序	(174)
合影楼	(176)
夺锦楼	(195)
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申集

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

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

词云：

潘安貌，无才也使佳人好。佳人好，若逢才女，
还须同调。才多加上容颜俏，风流又值人年少。
人年少，不愁天上，花星不照。

右调《忆秦娥》

这首词，乃说世间做风流子弟的，“才貌”二字，缺一不可。有貌无才，要老实又老实不得；有才无貌，要风流也风流不来。要做第一等风流之人，须要在赋生之初，把这两件东西，放在天平上弹过，然后并在一处，合为一身，方才没有缺陷之恨。这两件之中，又要分个难易，易得的是貌，难得的是才。世间绝标致的男人，一百个之中常有一两个。莫说富贵人家的儿子，居移气，养移体，自然生得娇皮细肉，俊雅可观，就是童仆厮养之辈，梨园小唱之流，尽有面似潘安，腰同沈约，令妇人女子见之，不觉魂摇心荡者，正自不少。只是这样的男子，容易使人动兴，也容易使人败兴。看了他的容颜举止，正要打点害相思，及至想到他是何等之人，所作所为的是何等之事，就不觉情兴索然，那场相思病，就值不得去害他了。

天下极俊雅的才人,一万个之中选不出一两个。无论才貌两件都有十分的,使天下妇人见之,个个愿为之死。即使易得之貌有了七分,难得之才有了三分,那些怜才好色的妇人,也就肯截长补短,替他总算起来,一般是个两样俱全,十分并足的才子。知书识字的佳人,爱其才而愿为之妇,就是不通文墨的女子,也慕其名而欲得为夫。所以“才貌”二字虽然并称,毕竟“才”字在“貌”字之前,是说有了才,方重其貌,不曾说有了貌,可以不问其才也。

从古至今标致男子之中,极惹看的只有两个。一个叫潘安,是晋朝人。生得姿容既好,神情亦佳。同时的美男子甚多,比并起来要算他第一个。常挟了弹子出游,竟像张仙下界,那些少年女子一见了他,个个都如颠如狂,不惜廉耻,竟赶到街市之中,你扯我曳起来。所以《世说新语》上面,载他这一段道:“潘安挟弹出洛阳道,妇人遇着,莫不连手共萦之。”萦者,即扯曳之意也,“连手共萦”者,即你扯我曳之意也。潘安是个立名砥行的人,被这些妖冶妇人缠扰不过,恐怕生出物议来,竟不敢在街市上行走,有事出门只得坐了车子。车上与地下,有高低俯仰之分,又且行走得快,使他爬不上,赶不着,就可以平安无事了。谁想那些妇人究竟放他不过,就是爬不上,赶不着,吵也要吵他一场,打也要打他几下。大家不约而同,预先买了果子,放在袖中,等他车子经过,就一齐抛掷出来,做个半爱半恨之意。爱者,爱他多才多貌;恨者,恨他寡情寡意。所以“潘安掷果”一事,至今流传,以为风流话柄。这个才子,虽然生得惹事,还亏他命根牢固,经得起那些顽皮妇人摆布得起,终日在果子缝中,钻来钻去,不曾被人掷得死。

另有一个孱弱的才子,生得花一般娇,粉一般嫩,莫说果

子掷来承受不起,就把眼睛多相他几相,也要相出病来。可怜他活不多年,竟被天下之人看杀。这个风流话柄,比掷果之事更奇。那才子姓卫,名觚,也是晋朝人,生得神清骨秀,体不胜衣。常坐白羊车,行于洛阳市上,使人看了,竟像是一块白璧雕洗出来的人物一般,就替他取个美号,叫做“璧人”。与他同时的也有许多美男子,如王澄、王济、王玄,都有绝美的姿容,为时人所艳羡。及至见了卫觚,就把那几个相形下来。当时的人有两句批评,道:“王家三子,不如卫家一儿。”卫觚被这两批评,一个美号传播开去,莫说天下的妇人个个思量,人人爱慕,不知把没形没影的相思,害杀人家多少女子,就是男子里面,也没有一个不眷恋他。卫觚一日有事,从豫章行至下都,路上的人,听见说卫璧人从此经过,那一个妇人不艳妆以待?那一个男子不拭目而观?把那车子两旁,挤个没缝,只当是几千里的官塘大路,每边筑了一堵肉墙,待他的车子从人气之中辇将过去。及至到了下都,那下都的人无论相知不相知,有旧没有旧,都来拜访,要借璧人一观。若回他不在寓处,他今日去了,明日又来,直到见了才住。卫觚是个孱弱书生,那里经得这般劳碌?不上几时,就被人看出病来,竟以弱疾而死。所以当时的人编句巧话出来,叫做“看杀卫觚”。这段事实也出在《世说新语》,不是做小说的人编造出来的。

这两个标致男子,都是极有才思,极有名望的文人,所以他的姿貌,因其才而益重。从来的风流才子,毕竟要数他这两个,不然弥子瑕、龙阳君的面孔,尽有可观,为什么“风流”二字不归与他?提起这两个名字,反觉得可鄙而可贱者,何也?这等说起来,“才貌”二字,果然是分开不得的,只是这两件东西,造物再不肯兼付与人,不是使他少这件,就是使他缺那件。这

不是造物的刻薄处,正是造物的忠厚处。若还兼付与人,这个人就不能够循规蹈矩,守着自家的妻子终身,定有许多风流罪过犯将出来,不是授以善身之资,反是予以丧德之具了。从古及今,有几个才貌兼全的人,能够完名全节的?若还有才有貌,又能循规蹈矩,不做妨伦背礼之事,方才叫做真正风流。风者,有关风化之意;流者,可以流传之意。原是两个正经字眼,为什么不加在道学先生身上,常用在才人韵士身上?只因道学先生做来的事,板腐处多,活动处少,与风流的字义不甚相合,所以不敢加他。才人韵士做出事来,如风之行,如水之流,一毫沾滞也没有,一毫形迹也不着,又能不伤风化,可以流传,与这两个字眼,切而且当,所以拿来称赞他。如今世上的人,不解字义,竟把偷香窃玉之事,做了“风流”二字的注脚,岂不可笑。方才所说的两个古人,都是有才有貌,又能循规蹈矩,不做妨伦背礼之事的。

如今再说个古人以后,今人以前的标致男子。虽不十分循规蹈矩,却不曾做出妨伦背礼之事来。与“风流”二字不甚相合,也还不甚相离,说来做个消闲的话柄。

这个标致男子,姓吕,名旭,表字哉生,是明朝弘治年间人。祖籍原是福建,因父亲吕春阳,在扬州小东门外开个杂货铺子,做起家业来,就不回福建,竟在扬州地方娶了妻室。从来女色出在扬州,男色出在福建,这两件土产,是天下闻名的。吕春阳少年时节,原是个绝标致的龙阳,娶的那位妻子,又是个极美丽的瘦马。俗语四名道得好:

低铜铸低钱,好土烧好瓦;

要生上相骡,先拣好驴马。

往常人家只消一个标致妻子,就生得好儿好女出来,何况他这

一底一盖,都是绝精的印子印出来的花样,岂有不齐整的?吕哉生未曾蓄发之时,竟像个粉团捏就的孩子,随你什么妇人,没有他那种白法。性子又聪明,口齿又伶俐。走出去上学,那些路上人家的妇女,无论老少,都要扯进去玩耍,心上爱他不过。又因他年纪幼小,再不称名道姓,只以“心肝儿子”呼之,搂在怀中,扑了又扑,叫了又叫。及至叫熟了口,搂惯了手,等他到头发披肩,情窦将开的时节,依旧扯进去玩耍。有几个不识廉耻的,扑他几扑,也要他回扑几扑;叫他几声,也要他回叫几声。又以摩疼擦痒为名,竟要他浑身摸索起来,把个不曾出幼的孩子,未及十三岁,就弄得无件不知,无般不晓。看官,你说这等一个惹事的孩子,又遇着那许多作孽的妇人,处此地步,比干柴烈火更甚一倍,自然要做出事来,弄坏为人的根脚,这个正人君子,就做不成了。谁想吕哉生的命好,当此万难摆脱之时,亏一个救命的恩人替他临崖勒马,还不至于堕落火坑,使后来翻身不得。他这位恩人不是别个,就是一位训蒙的先生,全亏他教诲得严,拘束得紧,所以留得这条性命,到后来还做个好人。如今世上的父母,不知教子之法,只说蒙馆先生,是可以将就得的,往往造次相延,不加选择,真到开笔行文之后,用着经馆先生,方才去求签问卜,访问众人,然后开筵下榻。不知道孩子坐师,就如病人服药,空心吃下去的,方才有效,到用过饮食之后,就有灵丹吃下去,也与五脏六腑隔着一层,不能够粘脾着肾了。开手从的那位先生,就是得病之初,空心吃的一服丸散,吃得着,也是这一服;吃不着,也是这一服。投了个方正的先生,那孩子后来自然会方正;投了个苟且的先生,那孩子后来毕竟要苟且。不信但看写字的笔法,若还开手把笔的先生,是个会写楷书的,教来的学生个个会写楷

书。就是写得不好,也到底有些端庄之意,决不至于连行带草。若还开手把笔的先生,是个善写草字的,教来的学生,个个会写草字,即使写不到家,也究竟带些龙蛇之体,再不能够一点一划。即此一事,就是教方即方,教圆即圆的证据了。所以发蒙的先生比经馆先生更有关系,不可不严加选择。吕春阳的儿子,只因这位蒙师从得着,所以不至于失身。教他写字读书,还不十分严厉,独有进退出入之间,管得十分严紧。放他回去吃饭,不住的教人踪迹他,若还来迟一刻,就要盘问到底。稍有差错之处,不是罚跪,就是记打。不打则已,一打定要打得皮破血流,所以吕哉生往来之际,不敢十分耽搁。那些作孽的妇人,正要留他顽耍,他想到先生,身上就不觉毛骨竦然,洒脱袖子,就跑了去。故此保得住童子原身,不至于十分破坏。

那位蒙师把他教到十三岁上,见他聪明日进,文理日深,就对吕春阳道:“你这位令郎,如今大有进益,可谓青出于蓝了。我这样先生,只好替他训蒙,不敢替他开笔,须要另寻一位经馆替他讲书作文,后来方有出息。只是一件,你令郎的容貌,生得太齐整了,恐有不积德的男子,不正气的妇人,要看相他。须要独请一位西席,关在家中读书,方才保得他成器,不然‘功名’二字或者骗得到手,‘品行’二字只怕保不到头也。”吕春阳虽是个市井之人,也还有些志气,况且少年时节,也曾吃过男子的苦,也曾受过妇人的亏,怎么肯把这掌上之珠,与人去前钻后刺?就依了蒙师的话,独请一位老成先生,关在家中,朝攻夜习,半步也不放出门。一来是他寿长;二来是他命好,这位经馆先生,也与蒙师一样,专在行止上做工夫,把讲书作文之事,都做了第二义。常说:“举人进士,是前世修的,正

人君子,是今世学的。今世的正人君子,就是来世的举人进士,可见一生的行止,关了两世的功名富贵。要做举人进士者,岂可不于此加严?”每到朔望之日,教他把《太上感应篇》朗诵一遍,然后看书作文。说到色欲之事,就把奸淫的报应,委曲戒谕他。总是见他五官四肢,都是些诲淫之具,他就不去惹事,定有事来惹他,故此下药于未病之先,使他“取法乎上,仅得乎中”之意。

吕哉生的书馆,逼近于内室之中,他的知识又多,凡家中之人一举一动,都瞒他不过。一日有个老仆的妻子,与个少年管家,在僻静之处解带宽衣,正要做些瞒人的勾当,被吕哉生劈面撞着,呵叱了一顿。回到书房,余怒未靖,还有些怒发冲冠之意。先生问他的原故,他就把僮婢相奸的话,说了一遍,要转去告诉父亲,求他正个家法。先生问道:“那个少年管家,想是没有妻室的么?”吕哉生道:“若是没有妻室,也还情有可原。他自己的老婆还好似别人的,心上偏不中意,要睡别人的老婆,所以可恨。”先生道:“既然如此,不消你管闲事,他睡人的妻子,自然会把妻子还人。‘我不淫人妻,人不淫我妇’,这两句古语,是铁板铸定的。随你什么好汉,再逃这两句不过。你若不信,再去留心伺察他,只怕你令尊的家法,没有这般处得他痛快。”

吕哉生听了这些话,只说是寻常因果之言,那里字字不差,人人都验?谁想过不多时,又看见一个妇人,与一个男子在暗室之中如此如此。吕哉生看不明白,还只说是一对旧人,因前日的阵势被人冲散,不曾上得战场,所以今日复来打仗。吕哉生见他在云雨之时,要走去拿他,恐怕近于失体,就去唤那老仆来,叫他自己捉奸。那个老仆也只说是自己的妻子,心

上愤恨不过,拿了一条绳索,悄悄走到卧榻之前,把这一男一女连头连颈,捆在一处,使他叫喊不出。又央了一个管家,把他抬到中堂,听凭家主发落。吕哉生父子叫人解开一看,谁想那个妇人不是老仆的妻子,却是前日奸夫的老婆。那个男子,不是前日的奸夫,是一名新进之仆,却好是个无妻无室,情有可原之人。正在审问之时,那个少年管家听见妻子被人奸污,赶到跟前,不消家主动手,自家揪住老婆,打个不数,又与奸夫扭做一团,要与他拚命。吕哉生道:“你不消发极,这分明是天理昭张,一报还你一报。我前日要处你之时,先生念两句古语,劝我说道:‘我不淫人妻,人不淫我妇’,我还只说是套话,谁想一字不差。你前日奸淫别人的妻子,是我亲眼见的。今日你的妻子被人奸淫,也是我亲眼见的。刚刚合着那两句古语,只是不该这等应验得快。可见奸淫之事,果然是做不得的。”吕春阳见儿子的话说得中听,心上十分欢喜,倒把这一对当做儿子的恩人。不是他一番警省,如何知道奸淫有报?就不施鞭扑,只把说话戒谕一番,从轻发落过了。

却说吕哉生见过这番报应,就把那两句古语写来贴在门前,以便出入之间,不时警省。见了那些无耻妇人平日引诱他的,就像虎狼一般,头也不抬,急急的走过,惟恐惹出事来,要把妻子还债。他自从警醒之后,不但行止分明,一事不苟,连学业也大进起来。但凡人家里子弟,长进不长进,读得书与读不得书,全看情窦初开的那几年。若还情窦一开,终日想着色欲之事,就要与书本为仇,巴不得撇开了他,好去寻花问柳,这个举人进士,就有几分做不成了。若还情窦既开,看得色欲之事也不过如此,除了妻妾之外,不想去窥伺别人,就要与书本为缘,没有分心之处,这个举人进士,就有几分做得成了。吕哉

生见过那番报应,知道别人的妻子是奸淫不得的。要做风流才子,只好多娶几房姬妾,随我东边睡到西边,既不损于声名,又无伤于阴鹭,何等不妙?要想姬妾众多,除非中了科甲,方才娶得像意,不然就拚了银子娶来,那些姬妾也是勉强相从,不觉得十分遂意。见了富贵之人,未免要羡慕他这个风流才子,依旧做得没兴。所以尽心竭力,只想读书,一毫不去外务,他的学业岂有不进之理。十四岁出来赴考,县尊就取他第一。扬州的人见得不是本处籍贯,就攻起冒籍来。写了知单,各处粘贴,要等府试、院试之日,一齐攻打,不容他进场。

吕春阳只有这个儿子,怎肯把性命去换功名?就丢了扬州不考,竟领他回到故乡,复还本籍。欲语道得好:“是个老虎,到处吃肉。”吕哉生在扬州地方考了案首,回到福建,也不曾考个第二。由县而府,由府而道,处处都是他领批。吕哉生进在本处,虽然是父母之邦,怎奈声音不对,与亲友说话,定要个通事之人,觉得十分不便,就与父亲商议,不如援例做了监生,移到南京居住。一来声音相近,便于交游;二来监中科举,又容易得中。吕春阳就依着儿子,替他纳了南监,连家小搬到南京。

吕哉生入监之后,没有一次考试不在前列。未及一两年,就做了积分的贡士。有个流寓的显官,见吕哉生气度非凡,又考得起,就要把女儿招他。吕春阳住在异乡,正要攀结一门高亲,好做靠壁,岂有不允之理?就把儿子送上显官之门,做了贵人之婿。谁想这一对夫妻,正合着古语二句:

呆郎娶巧妇,美男得丑妻。

吕哉生的容貌,竟像个绝美的妇人,那位小姐的形状,反像个极丑的男人,又麻又黑,又且痴蠢,吕哉生一见几乎气死。

悔又悔不得,就又就不得,只得勉强睡了几夜,就寻个僻静书馆,到外面去读书,只说这段姻缘是终身改正不得的了。谁想他到底命好,不上一年,那位小姐就得暴病而死。吕哉生脱得这个难星,惟恐离了东施,又要遇着嫖姆,再不敢轻易续弦,终日孤眠独宿。直到父母双亡,丁艰起复之后,方才出去择配。怎奈他自己的姿色生得太美了,那里寻得着对头?择来择去只是不中。自己以鳏旷不过,思想良家女子是儿戏不得的,只好到章台楚馆,嫖嫖妓妇,还不十分损伤阴鹭。彼时各院之中名妓甚多,看见吕哉生的容貌竟是仙子一般,又且才名藉甚,那一个不爱慕他。闻得他在院中走动,有几个声价最高,不大留客的妇人,也为他变节起来,都艳妆盛饰立在门前,候他经过。一见了面,定要留进去盘桓一番。吕哉生眼力最高,一百个之中,没有一两个中意,大率寡门闯得多,实事做得少。起先是吕哉生去嫖妇女,谁想嫖到后来,竟做出一桩歹事:男子不去嫖妇人,妇人到来嫖男人。要宿吕哉生一夜,那个妓女定费十数两嫖钱,还有携来的东道在外。甚至有出了嫖钱,陪了东道,吕哉生托故推辞,不肯留宿,只闯得一次寡门做了个“乘兴而来,尽兴而返”的,也不知多少。这是什么原故?只因吕哉生风流之名,播于遐迩,没有一处不知道。他竟把他的取舍,定了妓妇的优劣。但是吕哉生赏鉴过的,就称他为名妓,门前的车马,渐渐会多起来。都说吕哉生自己身上,何等温柔,何等香腻,不是第一等妇人,怎肯容他粘皮靠肉?所以一经品题,便为佳士。若还吕哉生不曾识面,或是见过一两次,不去亲近他的,任你名高六院,品重一时,平昔的声价也会低微起来。都说吕哉生不赏鉴他,毕竟有些古怪,不是风姿欠好,就是情意未佳,不然第一等妇人,与第一等男子,怎肯当面

错过？这叫做“伯乐失顾，即成驽马”。

那妇人嫖男子的规矩，不是有心做出来的，只因吕哉生嫖妓之时，被那些寻常妇人扯曳不过，竟不敢在院中走动。有几个能书善画，稍通文墨的，吕哉生不忍绝他，许他常来就教。谁想就教之端一开，这两扇大门就关闭不住。那些好名的姊妹，那一个不来物色他？又怕吕哉生闭门不纳，损了自己的声名，都预先央了份上，讨个荐书，替自己先容过了，然后来载酒问奇。吕哉生却不得情面，只得勉强应承。若还走到面前，看见是作养不得的，就只好吃几杯酒，说几句话，假托一桩事故，送他起身。若还是作养得的，定要留宿一晚，消了那头份上。那妇人到临行之际，都有几两参价赠他，为偿精补肾之费。虽不叫做嫖金，其实与嫖金无异，此妇人嫖男子之名，所由来也。吕哉生受了参价，没有别样回礼，只做一首无题之诗，或是写在扇头，或是题在帕上，做个“投琼报李”之意。诗后不落姓字，只用一方小小图书，是“红颜知己”四个字。他生平不喜务名，凡作诗文都不肯落款，也不去刊刻，所以姓名不传。这是他生性如此，不独待妓妇为然。古人有两句名言，合着他的心事，常写来贴在面前道：

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。

彼时名妓虽多，内中只有三个，是吕哉生许可之人，竟与三房姬妾一般，许他轮流当夕。一个叫沈留云，一个叫朱艳雪，一个叫许仙俦。这三个妓女，原不叫这三个名字，只因吕哉生相与之初，曾做几首诗词赠他。诗词之中，有这几个新鲜字眼，那妓女重他不过，就取来做了名字。吕哉生之见重于妇人，大率类此。他赠沈留云的，是一首绝句。

其诗云：

霓裳澹欲飞，人间若个许相依。

襄王爱作巫山梦，留住行云不放归。

这三个之中，态度要算他第一，轻飘无着，竟像要飞去的一般，所以这等赞他。赠朱艳雪的，是一首小令，名为《风入松》。

其词云：

十年留意访婵娟，今日始逢仙。梅花帐里偕鸳梦，间评品，柳媚花妍。气似幽兰馥馥，神凝秋水涓涓。

醒来疑在雪中眠，莹质最堪怜。又怪人间无艳雪，多应是玉映霞天。焉得良宵不旦，百年长卧花前。

这三个之中，肌肤要算他第一，白到极处，又从白里透出红来，所以这等赞他。赠许仙俦的，是一支曲子，名为《黄莺儿》。

其词云：

处处惹人愁，最关情是两眸，等闲一转教人瘦。腰肢恁柔，肌香恁稠，凡夫端的难消受。与卿谋，人间天上，若个许仙俦。

这三个之中，眉眼风情，要算他第一，骚到极处，又能骚而不淫，毕竟要择人而与，所以这等赞他。

这三个名姬，起先不甚相合，自与吕戡生相与之后，就同船合命起来，竟像嫡亲姊妹一般，一毫妒心也没有，都拚了大注财物，结识吕戡生。吕戡生的身子，被这三个大老官成年包定了，就一个嫖客也不接，终日守着他。这三个姊妹，渐渐有起权柄来，竟成了鼎足之势。大家立定主意，要稼吕戡生，不管他情愿不情愿。把这三首情诗，当做铁券一般，紧紧的藏了。若还不允，就要执此为凭，和他硬做。吕戡生心上，也要并纳三人，只因正室未娶，不好把妓女为妻，待续弦之后，然后收纳他。

这三个姊妹,也许他先娶正妻,自己随后来做小,只怕娶了个妒妇,回来不容吕哉生做主,负了从前之约,竟要自己替他择配,不容吕哉生私自议婚。连聘金也不要他出,都是自己包管到底,好使新来之人感激他,不忍与他为难。他三个身边,都有千金积蓄,又是自己做主,没有鸩母的,所以敢作敢为,把吕哉生拿住了做。吕哉生又怕说来的亲事未必中意,毕竟要拣个将就的,方才下聘,怎肯娶个美貌妇人,来夺自家的宠?故此口便应承他,依旧央了媒人,在外面访择。谁想这三个姊妹却是一片好心,都说寻常的女子,不但配他不来,就与自己三个也搭配不上。况且自己三个,又不是过路的媒人,走得开的。万一新妇不中意,恨起媒人来,以后相从的事,就不稳了,所以尽心竭力,要寻个绝世佳人为市恩之计。

有个姓乔的寡妇,只生一女,颇有才名,又会写字作画,与这三个姊妹神交已久,只是不曾见面。这一日,三个姊妹以拜访同社为名,去看乔小姐。见他生得奇娇异媚,又且贤慧绝伦,就问他母亲道:“闻得令爱小姐,还不曾许人家,不知要选个什么女婿?”乔寡妇道:“别样都可以不论,只有‘才貌’二字,是少不得的。”这三个姊妹道:“如今现有一个才子,容貌是当今第一。若还去了方巾,与小姐立在一处,只怕辨不出那个是男那个是女。不知肯许他么?”乔寡妇问:“是那一家?”这三个姊妹,就把吕哉生说去。乔寡妇一向留心择婿,男子里面略有几分才貌的,都在他肚里,岂有闺阁之中家弦户颂的才子,反不知道之理?就满口应承,没有一个含糊字眼。乔小姐闻之,自然喜出望外,惟恐错了机会,竟不肯顾惜廉耻,又扯到背后去叮嘱一番。这三个姊妹,就对乔小姐道:“他与我们三个,都有终身之约。小姐进门之后,要留着三个座位,等我们的。”乔